

歐·遊·之·什

黃覺寺著



1944



序

徐仲年

以前我有個希望：不做詩人，定做畫家。結果呢？因為天資愚鈍，只做了文藝界的「三腳貓」！所以，友朋中的文人畫士，我更和他們親近：至少與他們周旋之際，可以沾些文藝氣息，洒脫些自己身上的俗塵。

詩人以銳利的感覺，畫家以絢麗的色調，描寫盡天地間之美，刻劃盡一刹那之悲歡。詩歌與畫圖，飽含生命，超時代，跨國境，與文化相終始：如果世界上真有神仙的話，詩人與畫家就是神仙！

譬如說：倫敦，凡尼司，巴黎，羅馬……當年我都遊歷過。當其時，未嘗沒有感慨

。可惜我既非詩人，不會把這些少縱即逝的情緒鍛鍊成叩之作金石聲的詩句；又非畫家，不會攔住這些變化萬端的美景構成縮千里於方寸的畫圖；祇得身入寶山，徒手而返！

所以，我最佩服老友黃覺寺孫春苔兩先生：他們不但是畫家，而且是文學家；他們的所見所感，都能以顏色線條或活潑的詩文表達出來：使看他們作品的人，讀他們作品的人，心悅目奪，彷彿身歷其境，身懷其情！「山野綴拾」勾引了多少讀者，而這部「歐遊之什」呢？

「凡尼司之夜」，「日內瓦印象」，「邦卑訪古記」，「烏飛齊美術館前面的姑娘」，……多麼誘惑人心的子目！何當抽半日閒暇，攜了這部「歐遊之什」，上玄武湖去，揀一角僻地，坐在如茵的芳草上，仔細拜讀，意會神往，跳出這個使人厭倦的現實世界？庶幾乎我這隻「三腳貓」，賴了覺寺兄的神力，暫時化爲詩人，化爲畫家！

在南京；民國廿六年四月十六日。

目錄

序	一——五
懷羅馬	六——一〇
威尼司之夜	一一——一六
我所見的巴黎	一七——二〇
在米耶	二一——二五
記倫敦中國藝展	二六——三三
梵諦岡壁畫瞻禮	

邦卑訪古記	三四——三九
日內瓦印象	四〇——四二
烏非齊美術館前的姑娘	四三——四五
巴黎的劇院	四六——五一
漫話文藝家茶會	五二——五五
奧倫達旅舍之一夜	五六——六〇
「意大利名畫志略」緒言	六一——六五
歐洲之花都——佛羅倫司	六六——六八
倫敦行	六九——七五
後記	七六——八〇

懷 羅 馬

逛過羅馬的，一定要懷念到北平，而在北平逛過一陣的，自然也會懷念羅馬。

羅馬所有着的是古拙，偉大，瑰麗和奢侈；這些要是在北平，也可以同樣地在每個角落裏尋到。不過北平所顯示給我們的，已是經過加以修改，而沒法充分地保存着「古」的痕蹟；但在羅馬，則不僅把他所有的古蹟，充分地保持着原來的樣子，而且還避免和現代的建築物放在一起。所以在羅馬可以看到三千年前的文明，而在北平，則連一個圓明園都不肯保存它的殘痕。

北平所見的蔚藍色的天空，黃沙舖滿着的大地，在羅馬也相同地可以看到。而且羅

馬更容易看到的是一半損壞的圓柱，或則祇留一個礎石的房屋，半埋在黃土中，成零零落落幾處不完整底殘蹟。要是在北平，多少要感到這些都成浪費。不得不把它改裝起來，或則更用現代材料鋼骨水泥混凝土，建起成爲完整；再不然，加上一些新鮮的漆色，才會感到舒服，才算盡了一些保管的責任。因之逛北平，必得先要瞭解北平，才可以發掘出古味來；逛羅馬，只要你眼看到了，就已經發掘着了。

北平是具有寬宏和大度的心境。羅馬則具有豪放的氣概。英雄事業，美人香草，在人類的歷史中，羅馬會特別給予你一個更多和更強烈的憧憬。登柏拉太因之丘，俯瞰累累的廢墟，追懷去今四千年的史實，沒有一個不會感動着的。

這種曾經支配過世界一切的，——不，那凱撒從加路得了勝利歸來經營建造的凱旋門；那高百六十呎，足容五萬觀衆，自由出入，看人與人的搏鬥，或則野獸吃人的大圓劇場柯洛才奧(Colosseo)；那用十六支大理石柱建築巍峨的拜戴翁(Pantheon)大殿堂；那滿佈信徒遍及全世界的羅馬法老皇凜凜宮室梵諦岡(Vatican)皇宮，那足容三四千人

共浴的取水從十里之遙山間引來的大浴場加拉加拉(Caracalla)。

這種可怕的，強越的，直感底情調，在別的大城市是不會有的，在北平也是少有的，祇於羅馬才有此天才的發掘。

聖彼得大寺，從意大利文藝復興初期開始建築，一直經過二百年後，更了幾代的建築家，至米蓋郎治才得完成，其壯勃鬱葱之狀，真是人間之一大怪物。

羅馬不是都會，是所有一切的象徵。

到過羅馬的，不會再戀着現代的美。

羅馬的殘缺，正是羅馬的偉大。

荒野，急流，高谷，深坑……自然賦予的一切，在別的城市裏，一定是認為平常，但一入羅馬，好像這些都成爲強烈的對照，配合成羅馬底特有的一種律調。

晨曦，黑夜，野花，閒草……這無處無之的一切，一入羅馬的廢墟中，便像盧梭，哥德，拜倫，莎士比亞，米蓋郎治，拉發爾輩，從那些芬芳的氣氛中，吸收了靈感的一

切，而反映出來的奇蹟。

意大利是最富情感的，而羅馬尤其是熱情的淵藪。拜倫懷着滿腔的悲哀，到處漂泊，當他來訪羅馬，正是羅馬呻吟於異邦專制之下，他徘徊在廢墟之中，追懷陳迹，感慨滿懷，聽林間流泉悲鳴，浩歌作賦。

意大利是但丁的家鄉，他的神曲，是意大利整個自然的表現。在神曲中，告訴他因為熱愛少女辟婀托莉司(Batrice)而結果不能如願，後來這個少女別嫁他人。佳人已歸沙叱利了，更不久即死。但丁懷着一顆熱愛的心，他幻想天堂地獄，幻想着少女已登天國，導引他遊天上的各種福地，而撰成這不朽的傑作。

意大利更多傑出的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在羅馬有所謂羅馬畫派，拉發爾為其首領。在西四丁教堂，幾乎滿佈着世界最貴重的名畫。

羅馬幾乎無處不是世界的寶庫。

和羅馬作別，算來已有十年光景，每當我拜讀着歐洲的全史，或翻閱着歐陸的古畫

冊的時候，我便會悠然地懷念起羅馬來，並且投入於記憶的舊感裏，沉默地檢拾着旅歐時的生活碎片來；於遼遠的遐思中，珍惜地玩味着以往的游蹤。

末後，我更懷念詩人羅惠爾（*Maria W. Lowell*）詠羅馬的一首名詩，使我更有點飄飄然神往着。

“The sun had set, the city gates were passed.

The dream of childhood had come true at last,

We were in Rome!”

——*Maria W. Lowell.*

威尼斯之夜

從米郎乘下午二點鐘那班火車到威尼斯，因為時間的適宜，一路上經過所看見的許多風景，正是一幅一幅都是很好的畫圖。

意大利的農村，很有點像我國長江一帶的農村。一片綠黝黝的麥畦，麥畦中種着修長的蘋果樹，疏疏落落分植在它的左右；這些巨樹的枝幹，從這幹到那幹，用繩子相繫地連綴着，繩子上面挂着一串串正在熟透的紫葡萄。

一片薄雲，遮住了遠處的半個高塔，雲底上面，現出塔的尖峯；它底周圍，有着大小參差不齊的穹窿形的圓頂；在樹林的中央，是一座古銅色的宮殿，支持着的圓柱，都

似象牙般的柱頭。

火車軌道，橫亙在亞得利亞海的一面，渡海有長虹般的長堤。蜿蜒底列樹，沿着軌道的左邊，像斜依着她的長矛；暮色籠罩着整個的威尼斯，像一件亞麻的薄披肩，遮住她的胸部。

我們出神地在車窗中遙望，火車已馳進水城，兩岸底海，已蒼茫地被夜之神吞沒。

萬點燈火，在水城的碧波中，發出神祕的幽光，像惺忪的倦眼，飽含着萬種柔情；掛在樹杪的明月，在烟雲縵繚中，緊緊地追着我們；無數微笑着的星兒，出神地各自發出閃爍的微光——縱望。

當我們跳下火車，步出月台，迎面就是一條水道。那水城裏，沒有車馬的喧囂，所以靜悄悄的只是微波激盪。幾個 Gondole（是威尼斯特有的一種小艇。風格美麗。）載上乘客，向着他們的目的各自浮去，遠處還隱約地聽到從水波中飄來的歌聲。

聖馬可教堂（Piazza San Marco）靜穆得像奧倫替（Orontes）河濱的阿普盧神廟，

那卓立在它旁邊的高塔，却像阿普盧神追趕女妖達夫尼而所化的桂樹一樣。

對面的 San Maria della Salute 教堂，佇立在一個形似一彎新月的海島上，聳出羅馬建築的新城。那淡綠色的二個穹窿；那圓錐形的屋頂；那潔白得象少女肌膚一樣的大理石像；那黃銅的柱頭；默無聲息地各浸在月光下，又倒影在水中，呈顯出像入浴的 Psyche，剛從瑩潔的溪水步上靠近溪流的邊岸，幻影出來的一幅美景。

我們雇了一個小艇，沿着運河盪去，那矗立在微波中的列柱，和久浸在水中的長塔，一切都已變成青蒼。

假使這時真有一個玉足如雪的女子，踏在波心深處，該是多麼美麗，我出神地想。

小艇轉了一個灣，迎面展開一整列莊嚴的建築，在微光朦朧中，曖昧地出現着。那 Maison d'or (金屋) 的周遭，被幾盞強烈的燈光，輝煌地照耀着，像纖塵不染似的明鏡那般皎潔，更顯得晶瑩而可愛；背後浸在月光裏的遠處宮殿，祇模糊地畫出圓錐形的幾個輪廓。

這時，夜色愈涼了。

我們不自覺地大家都低吟着。

我獨個兒也扣着船舷，默歌德詩人蓋勃爾(Geibel)的短歌：

衆影均已暗，羣星逐次明，

思潮時起伏，終夜不能平。

茫茫經夢海，飄泊未稍停，

且把我心舵，直向卿心行。

拳拳方寸裏，從此屬之卿……。

船又拐上個灣，舟子也似乎觸悵地微歌他熟諳的詩歌。是笈莎(Tasso)的短歌呢？還是拜倫(Byron)的餘韻？他一面歌着，一面啞啞地輕拍着水波划去。

船終於到達目的地，舟子也不復低吟，我們知道船快要停了。

和聖馬可鐘塔一樣高的明月，這時分外顯得明亮了。

那廣場上熙來攘往的遊人，已不再擠着，稀得可以數得清了。

我們就在詩人拜倫吟咏的「嘆息之橋」畔，上了岸。

時橋下的水波，輕微地激着；傍水樓頭，有誰家的少女，在明滅的燈光下，發出咿唔地低吟；遠處從麗都(Tiro)島歸來的遊艇，也不時傳來斷續的絃歌聲，聲聲會使你留一個深切底印象。我們這時，正像浮遊在夢海中，靜聆着一個自然底台奏。

我所見的巴黎

魚鱗蔽體的 Sirens 海神，她們的歌聲能迷人，可是，也會使航行者失事。——希臘神話

巴黎，是一個怪耐人尋味的都會。整個的巴黎，正是無處不迷人的 Sirens 海神。我直到現在，雖然沒有像我理想上所描寫的「舉天下便辟巧媚之士湊集焉……士大夫相率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京師之俗雜五方，而爲首惡之區。」的印象那樣壞；但整個的巴黎，至少是「快樂主義」的消受者；他們的人生觀，至少是帶着戲曲般的，小說般的風趣。

且飲酒，且快樂，因爲明天怎樣，將來怎樣，

沒有人知道。不要奔跑，不要辛勞；

請盡力飲吧，分享吧，吃吧，想現在吧。

活着不活着沒有什麼分別。

人生都是如此，只有機運吧了。

你如先得了，這便是你的；

你如死了，都是別人的，你就沒有分了。

這一首多麼含有浪漫風而陶醉人生的古詩，真是絕妙地爲現在的或永遠的巴黎寫照。

x x

x x

x x

巴黎包含着各式各樣的人種。因爲天候和煦，空氣清明，時鳥好花，優美豔麗，環境上占着異常優美的所在，所以生長在那裏的，不知不覺俱會變着一種活潑愛嬌的習慣，而特別於藝術的理解力，高出任何民族之上。

整個的巴黎，充滿着不可思議的人生之謎。它的周圍，差不多包含着 Mystery 的憧憬。它那裏，有 Notre dame 禮拜堂的高妙幽玄的鐘聲；也有着蒙瑪爾忒咖啡館中娃娃蕩婦最攝人魂的歌音；有薄暮黃昏，站在通衢演奏着斷續若泣訴的手提琴底吉波賽老人；也有着費了數十百金一張入門券纔得廁身一聆的 Opera 藝人。

x x

x x

x x

整個的巴黎，也就是一個世界。

地球上每個角落裏的事，或每個角落裏的人，自朝至暮，一模一樣地搬演在巴黎；一些不會被人注意，也一些不被人發覺奇怪。

x x

x x

x x

如果你站在巴黎的大道上，看成千的男女，急急忽忽地來往走着，爲着何事？同時你在塞納河邊，看見執了釣竿釣了半天一條小魚都釣不着的那些紳士，你又會發覺奇怪。

但奇怪她們是多餘的事；追究他們所爲何事，也是多餘的事。

× ×

× ×

× ×

從前有一個美學大家，教尋求靈感的詩人們，去學會騎馬，去飲酒，去看女人，但是在巴黎，都成多餘而認爲大可不必的事。

× ×

× ×

× ×

希臘神話，記美少年那昔梭司，天天在河水邊，映照他美麗的容貌，後來落水溺死。

其實巴黎的娘兒們，也不來注意這些瑣事，這多少也屬浪費。

× ×

× ×

× ×

相傳猿是人類的先祖，猿比人類少三根毛。

在巴黎，你會相信女人是愛嬌的一隻母狼 (Bitch)；而男人，祇是會忙，會聳聳肩

，會喝紅葡萄酒，會叫 Mon ami 的一具臭屍 (Carion) 而已。

特淮希(Twashtri)創造女人的時候，把一些美麗，纏綿，纖弱，顫動，輕飄都賦予女子，另外還給以愁泣，懦弱，虛榮，兇殘……。

巴黎的女性，你除掉在上面所舉的可以看見外，你特別感到她們有喜雀的聒嘈，鵝鵝的啾啾，黃鶯的善叫。

如果以地球上各式各樣的人物，來比擬巴黎，那巴黎又像一個身世飄零的詩人。一切人間的迷途，他會先人的走去；一切大自然的啓示，他也先人而感到。賽納河畔，試一徘徊，如果你在這時，會做詩也好，不會做詩更好；會作畫也好，不會作畫更好；釣得着魚也好，釣不着魚更好；就在這時，你一向要找而找尋不到的幸福，總算被你輕煙似的獲到。

x x

x x

x x

有人以女人來比巴黎。

那巴黎決不是淑女；但也不見得是一個蕩婦。

她是初解風情的少婦。她會給你愛的啓示，生的安慰。最好你能夠和她小別若干時。別離後會增加你的追思，再見時會增加情愛。

× ×

× ×

× ×

有人以花來比擬巴黎。

巴黎不是百合花，是嬰粟花。她有煊爛的顏色，芬芳的香味，濃烈的麻醉性。嬰粟花植在園子裏，會使人留戀；但一涉想到可以製成毒劑，可以殺人，又多麼地使人畏怯。

× ×

× ×

× ×

魚鱗蔽體的 Sirens 海神，她們的歌聲能迷人，可是，也會使航行者失事。

整個的巴黎，正是無處不迷人的 Sirens 海神啊！

在米郎

一個風雨的早晨，火車從瑞士邊境，蜿蜒繞着阿爾卑斯山脈，把我們直送到意大利的名城——米郎（Milano）。當我們跳下火車後，我們三個同遊者，却懷着二種不同的遊法：墨歇安葉唯一的目的，想一瞻墨索里尼 Fasciste 大本營米郎底整個容貌；而老張和我，當然唯一的心願，還是集中在那一幅拿破崙曾經爲它開過仗，想奪爲己有，結果不可能，乃派兵守護的那幅達文西（da Vinci）化了三年六個月完成的「最後晚餐圖」。墨歇安葉爲要達到他的目的，他對於新村的佈置，街道的建設，都市衛生行政等等，特別加以注意，因爲他正是在倫敦攻了這一類的科目好多年。而在於我和老張，對於這

些，倒像一無所感，感動我們的，還是幾個教堂，和幾條古老的街道。我們的出發點雖不同，可是我們仍一起遊着，不過各人的注意點隨着各人的愛好加以集中而已。於是我們便遊着新村。

意大利的新村，大都是築在離市很遠的郊外，每一處建築都疏散在山林之下，這或者便是避免近代戰術的一種計劃吧。就在離新村不遠，我們參觀了幾處新興建築，和新裝飾藝術。當我們觀賞這些藝術時，我們的情緒不知不覺隨着起了一種莫名的突兀，興奮，緊張和不寧的樣子，有很多時。直到後來我們遊了教堂，美術宮，情緒上始回復到安適，平靜，這道理很不可思議。我疑想着，近代化的藝術，尤其是建築和雕刻，或者它的原素，是建築在刺激和誘惑上的，所以會引起人與人的競爭，肉體的陶醉等感；而古代藝術，有超世的，精神的感覺，所以瀏覽之餘，祇給人一片和平的微妙的愛。我因為在別的都市裏，不曾感出它的所以然來；在米郎，古與今，物質和精神，對比得太顯著了。

「晚餐圖」就在聖馬利教堂的壁上，壁面黝黑得異常了。我對了這幅舉世所寶的畫幅，倒並不曾加以注意起來，倒注意了四圍的環境，注意那些當時爲文西調侃而現在還一模一樣打扮的和尙。

DuOMO 教堂，針樣的屋頂，我以前在地理課本認識過，現在我才知道這些針樣的尖頂，不是避雷針，而盡是些巨大的石刻。工程的偉大，很令人望而咋舌的。

麗婁歌歌劇院，不但在歐洲可以稱得起挺偉大的歌劇院，便是在全世界，也是數一數二。建築富麗堂皇，係數百年前所造，新近由米郎市政府加以修理，內面的設備爲近代化，而外觀一如往昔。我們沒有觀賞她們的表演，以爲和巴黎的奧悲拉差不了什麼的，那知在我們遊覽的翌年，便成了德劇作家凱塞有名的劇作「歌劇場的火事」底預言而成爲灰燼了，這是一件無代價的損失。

米郎的火車站，聽說是全世界最富麗的一個。研究市政的墨歇安葉，瀏覽一下外部的建築和設備，已足足化了一二小時。

在離開米郎前，有一件小小的事，這是在歐洲各大城市所從不有的，就是我們乘坐電車，買了票，給我們的零找與票不符（後來一想這便是所謂揩油）我們同他計較了，結果到了站不通知，冤枉了我們的腿，回頭多走一些路，我們遺憾着歐洲文明下一件微妙的事。

在車廂裏，一個矮胖的同車者，看見我們帶一些墨索里尼浮雕紀念品，他對我們大宣揚意大利的新氣象，我們想到剛才的事，不期而然的浮着一次微笑。

此地的凍雞肉，真是肥而又嫩，我們在火車中，一提到了，恨不能立刻回頭去飽嘗一個痛快。

記倫敦中國藝展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我國古代藝術，在倫敦舉行展覽，這是在歐洲爲很難得的盛會，中國藝術在海外揚威，也以這次展覽爲最盛的壯舉。覺寺適漫遊歐陸，躬逢斯盛，安得不以一觀爲快，我又因爲在國內預展時已觀過數回，所以倍覺親切有味。現在把印象所得的，約略地記載一些在下面，以留這次盛會的鴻爪。

這次倫敦中國藝展，在「量」的方面估起來，比國內預展時爲多，超過三倍以上，尤其銅器，瓷器及雕刻。這些額外加入的展品，大多是從各國美術館博物館運往陳列的，所以在祖國一向不能觀摹的藝術，在海外反得以窺其大概，雖屬個人深幸，然國家珍

寶，流佚在外，實不幸也！

會場爲英國著名之皇家書院，全會依時代分室。現在爲便利於寫起見，順着各室記載起來。第一室陳列的爲商器，漢玉，大多爲古代酒器，又法國收藏的銅象也在這室陳列，是值得注目的。第二室陳列，多半爲各國所收藏。如各種兵器，刀柄上鏤以金絲，精細絕倫，聞很名貴，鏤金術在我國古代，已甚發達。又有陶器，銅鏡，塑壁及英國收藏的筆洗「牛」，漢琉璃杯等，都爲這室的上品。第三室佈置爲一中國式屋，額題「明遠堂」，陳列御案等。宋太宗的像，也高掛在這裏。馬麟的「暗香浮動」，李公麟的人物及在上海預展時曾很令人注目的「四樂圖」，也陳列在這裏。又有唐畫多幀，爲美女圖，聞唐代女子多肥碩，故畫中多作鵝蛋臉，倒很容易識別時代性的。第四室陳列宋徽宗畫，署名爲「天下一人」，國內未曾細視，此次在海外意外地發現，心理上感到異樣的情緒，可惜這幾個字碧眼兒不認識，如果認識的話，不知他們的感想，又是怎樣呢？第五室陳列張蔦坐像（木刻）二種，一爲英國收藏，一從中國帶來，二者大同小異，不知誰

真誰膺。聞該會因無從識別，所以一起陳列出來。又管夫人畫的竹，也陳列在這裏，是圖爲紐約收藏，國家至寶，俱淪爲異國所有，可頹亦至可憾！在國內看見的「長江萬里圖」和「攜琴訪友圖」，都陳列在這裏。第六室陳列崔子中的「桐陰博古」，呂紀的鳥，許道甯的「攜琴訪友圖」，宋無名氏的「江分山水」，陸包山的山水，都使觀者駐足留連。第七室陳列錢舜舉作的「蟲豸」，蜻蜓數尾，真是無上神品。我於英之 Wallace Collection 觀 Van Huisum 的油繪水菓，蟲豸，其精微幽深，嘆爲從未見過者，然以之比擬此畫，尙徒得其「真」而勿能得其「神」也，聞此畫亦爲美國收藏，真是我國莫大的損失！是室另陳列宋馬貴的「百雁圖」，姿態各不相同，且都生動，真是很難能的作品，我國古代藝人，都頗着力於寫生，所以作品都是靈活的。原作爲美檀香山收藏。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也陳列在這裏。書畫外又有瓷器多種，如柴窯、汝窯、官窯、哥窯、定窯、均窯、龍泉窯、建窯、臨川窯等，分別櫥架，也都陳列在這裏。（外人於定窯，均窯，尤多欣賞。）第八室陳列明瓷多種，（至明代不稱窯，而稱瓷。）有「孔雀

綠」，「法花三彩」「白地青花」等名稱。第九室布置最爲富麗堂皇，室亦最大，乾隆寶座，也陳列在正中，其實，這個座椅，不見得高妙，歐洲人以為他是帝王，又因他的文德武功，也有相當的使人欽仰，所以白種人的徘徊而瞻仰的特多。聽說這次中國選集出品的時候，這個座椅，是英國人特地指定的。歐洲人崇拜英雄，偉人的心理，於此可見。另有剔紅船一艘，也陳列在這裏，船窗和門戶，都可以啓閉，功用等於一百寶箱。又有清瓷很多，多爲彩色的動物，如雞、鴨、鵝、雀等，姿態生動。第十室陳列爲景泰窯並宜興陶器，有竹筍一枚，極好，並有料器多種，以「剝殼鷄蛋」一個，爲最出色，直能亂真。壁間懸明清各家畫，不如宋元等畫的每軸畫上俱罩以特製的玻璃架了。我最愛的黃山谷書「花氣詩」，也陳列在那裏。第十一室陳列古月軒瓷及各種鏤空瓷，可稱精絕。末爲一大Salon，陳列隋代佛像一尊，碩大無朋，當余等於翌日參觀地下層Royal Academy School時，見一大木樁柱，直立室中，詢知卽係支持上面大佛像用的，可以想見其大了。聞這也是美國收藏而出品該會的。是室尙陳列清光緒贈與英王的觚，精

甚，唐三色佛一尊，也陳列在這裏，聞三色佛爲河北八佛窪之一，現存者爲三，一尊爲大英博物館所有，一尊流在美國。

綜觀是會，默察國外人士的心理，雖一部分觀者帶着好奇心而來的；但大部分可以見出實係研究東方文化的學者，故會場空氣甚好，報紙論調也極公正，據鄭唐二代表云：「英國藝展有此盛況，除前年開幕的意大利藝展外，此堪列入第二。」惟中國藝術，今不及古——明清不及宋元，宋元不及盛唐，已爲會場一致的論調。推其原因，實以古代藝術，多爲「對物寫」，而明清多憑抽象，或臨仿古人。對物寫乃每一藝術有其生命；仿古諸作，徒拾古人的形似而已。我於參觀倫敦中國藝展後，覺此點實爲我國目前之研究藝術者，所值得注意的。

梵諦岡壁畫瞻禮

談繪畫的莫不知有意大利，而意大利繪畫中，壁畫尤占重要。其蘊蓄之厚，珍藏之富，實非其他各國所能摹擬其萬一。如佛羅倫司之於烏非齊（Uffizi），威尼司之於Ducal Palace，西愛那（Siena）之The Palazzo Pubblico。米郎的聖馬利客司，（S. Maria des Graces），羅馬的梵諦岡（Vatican）和西司丁禮拜堂（Sistine Chapel），而尤以羅馬的梵諦岡與西司丁禮拜堂為最著。其一切偉大制作，均為大藝人思想熱慮的所結晶。徘徊此中，複室重廊，迴環曲折，莫不目迷心驚，不自覺地生出一種崇高偉大的感覺而不能自己。其尤使人感到興趣者，即凡遊梵諦岡和西司丁的，不特目接名畫，且能默想名家

的制作，卽在此等偉大的宮殿中所完成，讀其畫彷彿能親領其聲咳，如見其人的。故遊羅馬的雖不明畫，或宗教上的含義，而也常感畫面與我吻合一致。畫家不滅之人格，常與世人相見以心，我於遊羅馬後，觀拉發爾（Raphael）與其弟子悉心擘劃的許多名作與米蓋郎治（Michael Angelo）的偉大鉅制「末日審判」後，彷彿與大藝人的靈魂相周旋，心意交流。藝術導人的力量至博大無垠，至此益信。

梵諦岡除一部分寶物珍玩不涉茲篇範圍以內，不及敘述外，卽其繪畫一部，已足誇全世界之任何博物館而有餘。若以名作如林況之，每不足以顯其豪，因梵諦岡所寶藏的，斷不在僅僅乎數量之多而在其質之粹。卽以我前述的拉發爾及其弟子的精心壁畫言之，已可以說唯梵諦岡纔能集其大成，到過梵諦岡的纔可以說窺見過拉發爾。他的名作在這裏的如“The Transfiguration”，“Theology”，“School of Athens”，“Madonna di Foligno”等，都喬阜妙到爲人世之大奇，超凡出衆達藝術的聖境。其他如弗拉安日黎柯（Fra, Angelico）的 S. Lawrence giving alms，杜米尼哥（Domenichino）的 Communion

of S. Jerome，都可以視之爲梵諦岡之寶，意大利之魂。

遊羅馬的固不可忽視許多堆在地底下的殘缺的古物；瞻禮梵諦岡要是忽略過去那些天花板(Ceiling)，或是描在牆壁上的Frescoes，這算不得欣賞繪畫到了極致。梵諦岡具世界一切美術館所不能有的天花板與牆壁上的frescoes，今卽試縷述此爲世著稱的四個Stanza。

梵諦岡有Stanza 四。三個全爲拉飛爾親自設計構成的，其第四Stanza，拉氏歿後而由其弟子Giulio Romano 等所繼成。

1. Stanza of Incendio del Borgo

這裏是拉氏與其弟子所作有名的一幅The Incendis del Borgo，就位置在牆上向窗戶的一邊。“Justification of Leo III, before Charle magne”位於窗的周圍，尙有『Charlemagne 的受禪，』與『Leo III 的光榮』，都是由拉氏作草圖由其弟子完成的傑作。

11. Della Segnatura

在這個 Stanza 內，可以說，拉飛爾生平主要的代表作，幾乎都集中在這裏。拉氏的作品，在一五〇八年直到他死（一五二〇）的一個時期，也可說，就是在梵諦岡爲第一 Stanza 工作的一個時期爲最光榮燦爛。那四個名貴的傑作：「神學」，「詩學」，「哲學」，「法律學」，就在這個室內，其畫面雍容華貴，昇入天空一樣的，超乎萬物，尤其那兩幀神學(Theology)和哲學，也就是有名的 The School of Athens，就描寫在個 Stanze 主要窗戶的周圍。

三. Stanze of Heliodorus

拉氏傑作最大的一部分，就在這裏。首先映入觀者的是：「Heliodorus 的被逐於 Jerusalem」和「Bolsena 的奇蹟」，這二大幅位置向着主要窗戶。「來洪第一拒 Atilie 入羅馬」和「聖彼得的釋放」是位在主要窗戶之上。

四. Sala of Constantine

計劃第四 Stanza 時，拉氏已被殘暴的造物所忌，不克發揮其天才，而資志以歿。故這裏所有的作品都爲其弟子所續成。如 Giulio Romano 作的「Constantine in Milvian 橋的勝利」和「The Cross appearing to Constantine」。另外有 Francesco Penni 作的「Constantine 的洗禮」。Raphael del Colle 作的「Constantine presenting Rome to the Pope」等，都是很名貴的。拉飛爾也在這裏完成了兩項名貴傑作。其一是裝飾畫，另外一種是十幅花氈的圖案。至今其七幅花氈的草圖，被藏於倫敦維多利亞博物館，而目爲寶藏一樣的名貴。

縱觀這四個 Stanza，沒有一個人會不感覺到這位天才大藝人；要是天假之以年，（拉氏祇三十七歲即歿）不知還有幾多驚動天地的大傑作，留給後世呢。詩人郎飛洛觀了他的傑作，讚美道：

“Raphael is not dead.

He doth but sleep, for how

Can he be dead

Who lives immortal in the hearts of men?"

——H. W. Longfellow

從這裏經複室之門，引進你到一個偉大無比的廳室，而其輝皇的裝飾，也都出於拉氏和他大弟子的手筆。在這廳室之後，是 S. Lorenzo 的小祭堂，有著名的壁畫，為弗拉安日立柯 (Fra. Angelico) 六十歲時的手筆，這是值得可驚異的寶藏，因為在這裏乃是他的生平傑作的最精粹的一部分，畫的是 S. Stephen 與 S. Lawrence 的故事。

這裏，更得特別提出來一述的，有名的西司丁教堂 (Sistine-Chapel) 即在通過這富麗的梵諦岡博物館後而另外給你一種偉大的驚奇。平心地說，如果這裏沒有這世無其匹大藝人米蓋郎日的大手筆「末日審判」的一幀偉大壁畫的話，恐怕世人連正眼也不會理睬這一個與平常沒有兩樣的 Chapel。

「世界的創造」到「洪水時代」的無數方形的與圓整形的壁畫，就在這個教堂內的

屋頂部分，它的四角，摘采猶太的四個故事描寫出來：(一) The brazen serpent. (二) Punishment of Haman (III) David and Goliath (四) Judith and Holofernes.

兩側爲預言者與女預言者十二幅畫壁，周圍間隔，占着每個窗戶的拱門上面。

最後，這世界僅有的無與匹敵的「末日審判」(註)就高高地展映在我的眼簾了。這幅鉅製，是在梵諦岡爲最後一幅，有人說也是世界一切鉅製的殿軍，也唯這幅力作，纔當得起「殿軍」二字而並不覺得辱沒它，喪瀆它。你要是要看得完全一點的話，你得取得相當的距離，否則你僅可以看到它的邊緣。無疑的這幅力作不從它 Composition 上去認識，無從發現米氏卓越的天才。

在「末日審判」圖的兩側，各有名作六幅，題材悉採自舊約和新約中。

舊約組的六幅，據在審判圖的右邊，作者和題名如下：

一·割禮

西諾勒黎 (Luca Signorelli) 作

二·摩西與 Jethro 的諸女

薄諦塞里 (Sandro Botticelli) 作

三·在紅海的 Pharaoh 與其大眾 羅塞里 (Cosims Rosselli) 作

四·摩西公布法律與死刑 西諾勒黎 (Signorelli) 作

五·Korah 的叛變 薄諦塞里 (Botticelli) 作

六·摩西授十誡 羅塞里 (Rosselli) 作

新約組的六幅，在「末日審判」的左邊：

一·基督的洗禮 悲於齊諾 (Perugino) 作

二·誘惑 薄諦塞里 (Botticelli) 作

三·門徒的喊吶 基郎達約 (D. Ghirlandajo) 作

四·山上說教 羅塞里 (C. Rosselli) 作

五·授鑰與彼得 悲於齊諾 (Perugino) 作

六·最後晚餐 羅塞里 (C. Rosselli) 作

在「末日審判」的對面有兩幅壁畫，已損壞得很多，其一是 Ghirlandajo 的「再生」，另外一幅是 Salviati 作的“Archangel Michael”。

(註)最後審判是米氏一五三六年至一五四一年所成，前後互五年，當他作成這畫，遭到很多人反對，嫉視，而至幾乎拆毀。但畫家不減的光榮，偉大的人格，終戰勝一切，克保至今。

邦卑訪古記

邦卑 (Pompei) 距奈波里 (Napoli) 不遠，火車約一小時便到。

一個晴朗的早晨，我們從奈波里的旅館中，飽餐了早點，就向着到邦卑的火車站，按着地圖，緩步走去。

奈波里是多麼美麗的地方。以前，我一提到奈波里，就會聯想到一個海灣，那海灣成一個大灣形；也聯想到對面壯烈的維蘇威火山，那氣象萬千的從山口噴出來的雲煙；同時又聯想到奈波里的笙歌喧樂，士女縱橫，在海角山坳，優遊卒歲地度着歡樂的時光。更有，一曲名歌「奈波里之夜」，也不知勾引起我多少遊興。現在，我很高興地親

自踏上這個樂土呢。

生長在奈波里的，都具着一種矜雅的韻致，他們終天的在外面，做手勢講話。愛客，好交遊，是他們的特性；我們常常在那裏遇到一個絕無關係的人，同你談上一個整時間，還肯引導着你遊覽呢。

到了車站，購了來回票，不數分鐘，車就開駛着前進。沿途繞着火山，也穿過幾個山洞，不時地在車廂裏嗅到從火山裏噴出來的硫磺氣味。車蜿蜒地沿着海灣，還經過幾個小市集，大約一小時光景，我們的目的地便到了。一下車，對面就是古城的入門處，購了門票，經過一厚層的門，（相等於我國的城門），二千年前的古代城市，就一一入我們的眼簾了。城相當大，有八門，遊時須雇一嚮導，否則不能按圖索驥。城內的房屋，普通住宅都很小，而公共建築若廟殿，若戲院，若浴場，都足以容數千人乃至萬人，想見當時的建築已臻於偉大與宏麗了。街道不很寬廣，盡以石版鋪成，車輪的痕跡，還很深的留在上面；街道的中心，每隔十數步，必有一方大石，置在街心，彷彿現在馬路中警

察站立的崗位。聽說這在當時，每逢天降大雨，路上蓄水難行，有了這種設備，可以便利行路的人。

經過了縱橫交叉着的許多市廛，兩旁很多沽酒的酒肆；方形的酒灶，尖底圓身的酒甕，雜然地陳列在室前屋角。那裏邊的牆上，還有記着當時的伙食賬呢。

普通的住宅，都是一層平房；幾個大宅，有二層的，但上層很低，像是給下人住的。每室的窗戶不多，臥室內以磚爲床，很類我國北方的炕；屋中有雲石製的畜水池，或者就是富人的浴池罷。廳事布置很美，地上多用五色石嵌成圖案的 *Mosaicque*，庭院中有池，有石檯，有雕刻像。池畔有鐵管，可以注水。彷彿現在的自來水。這時，我們遊得也很口渴，乘便飲了些，總算被我們也享受到二千年前的設備了。

這樣地還經過了很多房屋，在一個類似店鋪的屋角裏，橫陳着已經成爲化石的許多屍體，也有白骨纒纒的。最驚心觸目的，是一個女屍，一手抱着她的小孩，一手擦去她眼前的灰沙，想衝出危險境域而結果終於倒斃，想見常時火山爆裂時的一種欲逃而不得

的痛楚萬狀了。這個屍體，至今保持得很好，陳列在玻璃櫥中，面目的表情，還清楚地可以窺見。

邦卑博物院，是就當時的房屋而改爲現在的陳列館，內面的收羅，更是豐富。有古屍十餘具，有當時日用的各種器皿。最奇怪的，要推當時的食品，若果類蔬菜等，還很生動的保留着原狀。器皿中有很細薄的琉璃器，一絲不變的完好着。還有一隻母鴿，守在她的窠邊，原來她在守護着窠內的幾顆蛋，不忍離開她的小寶貝呢。

壁畫在當時，已充分地古城的牆壁上表現着。那些畫，古茂稚拙得很。一部分是描寫天神的宗教畫；但不是基督。一部分竟畫些極猥褻的春宮圖。當我們走到一個二千年前的妓寮時，看守者引動我們到Special room去，所謂Special room，就是當時妓女的內室。平常是鎖的，不有看守者的引導，往往是不得其門而入。自然囉，進去看的，非敬以一些小酒錢不興，而且女子還恕不招待。我們中沒有女子，所以一無問題的隨了看守人闖到內部。室中有很精緻的器具，有床，有記在牆上的羅馬字，是當時妓女記着

招接男子多寡的數字。那些壁畫，就在這樣室內的牆壁上，每幅都以粉彩來畫的，所以一部分是已剝落了。另外還有幾室，繪的，雕刻的都有。最怪誕的，要算在入門處的雕刻男子型，長大的生殖部分，置在天平的一端，一端置着錢幣，以代法馬，權衡着輕重，不用說這是妓寮用來招徠主顧的廣告。當時羅馬特權階級的荒淫無度，乃至一般小市民層的縱慾生活，至此畢露眼前，我們參觀了片時，覺得我們雖非宗教信徒，也憬悟到這古城的所以要罹這種悲慘之禍了。

經大廟，位置在古城中央的高丘上，四周圍以石垣，入門，有廣大的柱廊，東西列各四十餘，有長塔十餘級，殿堂上復有大石柱數十支，都是雲石巨製，每柱亦如聖彼得大寺的一樣需十餘人始可圍抱，莊嚴宏麗，氣象煒煌，雖然都已經折斷了，可是還保存着它的偉大。守護神供在殿的中央。同遊葉君，購得古城想像圖一冊，就是根據殘跡，一一加以理想當時情形的一種插畫，看了這圖上所繪的，彷彿到了希臘一次，因為那個神殿，簡直就是希臘的拜戴儂（Parthenon）殿堂。

經浴池，劇院，凱旋門，大多與羅馬所見者同。我就在各處照了許多相片。引導的出維蘇威火山噴出來的泥漿多塊，各以幾個里拉（里拉意幣名）買了多塊，留一個紀念。夕陽已經沒下，對面的維蘇威火山，吐着濃烟，滾滾地從山口噴出，一若向我們示威一樣的，我們就離別了這二千年前的古城，原車回奈波里。

日內瓦印象

隔着一層厚玻片，兩目直透外面，

美——美——

天藍色輕盈的外套，

上面披着一件白得像銀狐一般的白披肩，

越顯出品鑒明快。

那玫瑰色般的雙頰兒，

那醉人的秋水，

美——美——

真美！

這是我在日內瓦臨湖的一個餐館中，隔着一層厚玻璃，出神地望着對面終年積雪的

白山 (Mont Blanc) 和碧得像藍寶石一樣的麗曼湖的水所得底一個印象。

日內瓦真是無處不美的大花園，無處不使你滿意，叫絕，即無處不使你感到精神上的異常安適，快慰。當你在任何的一個餐館或咖啡館裏，坐在臨街的一角，你可以任憑從大到就像坐在街心的玻璃窗裏，眺望窗外的一切。

汽車在臨湖的馬路上，往來如梭的疾馳着，從不聞怪刺耳的喇叭聲；一對對青年男女，挾了書本，駕着自行車，默無聲息地從你的眼前閃過。我出神地望着，聯想着，在歐洲的任何都會，已經感到都會的「靜的美」了，不想在日內瓦更是靜得真像坐在電影院裏觀一幕一幕的無聲默片一樣。

盧梭島，就在麗曼湖的中心，跨着彼岸有修長的長堤。鬱葱的樹林，包圍着象牙色的建築，做成綠色的花圈。汽船來往地在湖心駛行，皺動變幻着無數縠紋。幾個白鷗，上下翻飛着，襯着碧澄的水，更顯得美麗，活潑。

——我們的西湖，有這樣的美嗎？我心裏在打量。

——麗曼湖之勝，在於優美中有它的偉大。我心裏又回答着。假使要我舉我國的湖，足以與麗曼湖比美的，那末我要舉壯麗的，具着七十二峯的太湖。

國際聯盟會的華廈，正是相當宏偉呀。我除掉看見它的空殼，正與在國際上徒具一個空殼外，一切都沒有看見。

國際勞工局，相距不遠地就在它的左近，入內，晤同國人陳宗丞先生，招待周覽全部。門前的兩個大石獅，深深地還留給我一個印象。

日內瓦全境，自然美已臻於極頂了，可惜沒有一個比較完善的美術院，沒有傑出的畫家，那也令人很可稱怪的事。人謂：「瑞士全國，無一缺點。」我謂：這便是一個遺憾。

在未遊日內瓦前，我們先抵洛桑(Lausanne)，覺得也是一個具着林園風味的美麗城市。

此地 人物優秀，民皆安其生，樂其業，真是世界上唯一的樂園，最快樂的仙境。

烏非齊美術館前的姑娘

烏非齊美術館（註一）門前有一位姑娘，她是售賣畫片而美好得就像從鮑蒂千里（註二）畫面上跑下來的一位姑娘。

一個晴朗的午後吧。

我不知是爲了鮑蒂千里那幅「維納司之誕生」的聲名所吸引呢？還是爲了莫名的驅使？我忽忽地跑進烏非齊美術館去，又回了出來，好幾次。

我跑進美術館去，我的視覺，幾乎專爲了那幅「美神之誕生」所嚮往而注視，而吸住。跑出門來，又莫名地對着那賣畫片的女郎底豐姿活潑而出神，而搜尋什麼似的。我

最像沒有了，像一隻狩獵之犬，瘋狂地在找尋那狡兔的隱匿之窟，我也像檢察官那樣地用精密的目光，審視待判之囚犯，要發現罪狀底更有力的一面。

——日安，先生！

她輕波似的眼睛，對我隨意地一掃。她復靈活地回過身去檢取一疊印刷得比較陳列在外面的更要精過數倍的畫片，一葉一葉展列在我的前面。

——這是幅蒂相有名的「美神之臥」，多可愛的那個年青模型。

——這該是那幅米蓋郎治在勿勞倫司稱得起唯一的名作「聖之家庭」。

——打篤來篤的作風，是的，他那種合着蒂相和米蓋郎治二家的長而另創一種風格的，又是多麼地美妙。

——這是幅喬皇尼的畫呀。這構圖和蒂相的，差不了兩樣，竟是一對姊妹作呢。

她一幅一幅似乎「如數家珍」一樣的滔滔不絕地爲我說着，她更一葉一葉地翻動，像炫耀她最珍貴的財寶，她更像有點警告我，不要「交臂失之」一樣的可憎惜。我那有心緒

來欣賞這畫面上的一切？老實說，我早已在美術館內飽嘗了一個痛快。我留心那在鮑蒂千里畫面上不會有的，——那動的而現在正在動着的她那個小巧有樣的嘴唇；我記住那美得就像蜀恭特（註三）那樣的一雙纖手；我沈醉於她豐滿結實而具有彈力一樣的肌膚。我估量着在鮑蒂千里畫面裏的模型，多少還有點過意而做作，不及她純出自然地天真！我忍不住地突破她滔滔不絕爲我申述的芳音。

——姑娘，煩擾你，請你就把鮑蒂千里那幅描得有如姑娘一樣的，不，鮑蒂千里還不夠描得比姑娘一般美麗的那幅「美神之誕生」給我吧，讓永遠留給我記取一個最珍貴的——

註一：烏非齊 Uffizi 是勿勞倫司一個美術館。珍藏名作很多，是意大利有名的寶庫之一

註二：鮑蒂千里 Botticelli，是勿勞倫司初期大畫家，傑作有「春」「美神之誕生」「聖母頌」等，都藏勿勞倫司的烏非齊美術館。

註三：蜀恭特 Joconde 卽莫娜利莎，爲文西的情婦，文西曾爲了她美麗的手而顛倒過。

巴黎的劇院

巴黎的繁華，世界最新式的時裝，有人說，要在巴黎的劇場裏才得見到。

而且，在劇場裏，可以學習許多交朋友的禮儀。

在國內，我是一向不大進戲院子的。可是到了巴黎，覺得巴黎人，真像以戲院爲糧食一樣的重要。成串的男女，排着隊，拖到街心。禮拜天更不消說得，扶老攜幼地帶着乾糧，攜了書本，樂曲，預備着享受一天的快活。

國立劇院有好幾個。最經濟合算而其中佈景表現都不弱的，要推奧譚翁（Odéon）和夏德萊（Châtelet）。最雍容華貴，那當然要算奧悲拉（Opéra）歌劇院了。我因爲

研究藝術，有着一張法國全境觀覽物的遊觀證，所以像參觀博物院等，可以不購門票，到國家劇場，也可以享到特別的折扣。本來國家劇場的座價不太高，我們研究藝術的，還可以享特別權利，所以在巴黎，也成功了我很普遍欣賞戲劇的機會。

國家劇場大多演Classic的戲劇，場面的偉大，人才的衆多，佈置的華麗，決不是普通的劇院可以比擬的。奧悲拉更是莊嚴、綺麗、豪富。以前，在正廳座位裏的觀衆，一定要穿大禮服，現在連穿常禮服的也不多見了。我歡喜坐兩邊的月樓，因為除掉欣賞戲劇外，一方面還可以欣賞坐在座池裏面穿得像花蝴蝶一樣的巴黎小姐底時式競賽。

出演的戲，大都是一些古裝劇，好像我國平劇一樣的演來演去總是這麼幾齣。譬如「蝴蝶夫人」「浮士德」「卡門」之類，有的十日一換戲目，有的一季一換，也有一年一換的。那些貼在通衢的戲單，老用黑的字印在黃色紙上，好像我國的平劇一樣，在梅紅紙上描着金碧大字，同樣的守舊，但是，却也可以一望便知。

當然啦，在奧悲拉出演的，都是世界的紅伶。他們男的歌着重濁的音調，女的尖銳

的歌喉，有時由低至高，由高至更高，更由高而低而更低而驟高而顫，總要兜上幾十來往的圈子，才算賣力，才夠得起世界第一等的紅星。而在不懂音樂的我，倒覺得「聽」不如「看」的夠味。

除掉上面富有古意的國家劇院外，新劇如話劇，未來派劇等也相當地多。巴黎人的輕鬆風趣，大半得之於此等劇院的影響。另外有一種Music-Hall的，最足以引動一般年青人的心理。裏面的演出，大都是半裸體乃至於全裸，祇陰部覆以一葉金箔似的東西，有歌有舞有說白，挑撥性慾的成分果然很多，但是我感到「動的美」的價值，還要超過「性」的美。裸體，在我們看來已是平淡化了。不過在畫室裏的，總是死板板地缺乏情感、生趣、動態，不若在這種劇院裏，可以看到肌肉活動的變化，和一些表情來，雖然她們的臉部，也僅是假裝出來的微笑。

從前大規模的歌舞劇院，要推「紅磨坊」Moulin Rouge，可是現在已改成電影院了。我最常去觀光的，要算馥麗別榭（Folies Bergere）和「愛普廬」「蒙巴娜司」等

等，我還是最歡喜馥麗別榭。

記得一個風雨迷濛的黃昏，我們在阿加特米挾着畫冊出來，老紫看見我錯走了方向，不是老是跑回宿舍裏去的一條路，便望着我說：

「往那裏去，幹麼？」

「看活裸體。」

「不是我們剛才畫的，倒是一具死屍？」

「我要看羅丹一樣的，要動的。」（註）

我們便加入了一長串的人蛇裏，買了票挨着身子進去，招待我們的畫是年輕的姑娘，付了一法郎一個人的小賬入座。這裏不像國家劇院的嚴肅了，劇情更是一些逗人微笑的鬆動的玩意。譬如有一齣，一個男子約會了他的情人而到她的家裏，不知那個女子另外約了一個情人出外去了，那個男子，便在她的房裏老是等着，不多時，聽見門外有叩門的聲音，誤認爲她的丈夫回來了，慌忙躲藏起來，那知進來的不是她的丈夫，倒是自

己的妻子，於是他又誤認她是洞悉他的底蘊而來問罪的，那知她的打扮，又是那麼妖豔，好像也是赴約一樣來的。他起初預備綿羊一般地屈伏，現在他們明白大家的來意，彼此會意地一笑，挽着手兒回去。

還有寓着童話一樣的戲，許多裸體的女子在大自然中跳舞，忽然電光閃閃，雷聲隆隆，立刻變成陰霾恐怖的世界，一個黑神，從天上飛來，許多舞着的仙女，便瑟縮地躲藏起來。黑神盤旋多時，挾了許多仙女中最美麗的一個，正在危急的當兒，一個光明之神趕至，剎時天復開朗，黑神便躡手躡足地在花叢中慢慢逸去，許多仙女便一齊圍在剛才被黑神挾持而昏睡的美女，唱歌跳舞，後來經過白神的一吻而醒。據說這個白神是象徵光明，黑神是象徵黑暗，許多仙女是象徵美麗的鮮花的。自然囉，那許多女子，都是體態輕盈，線條準確，一縷不掛的具着美神維奴司典型的，那扮演黑影和光明的男子，也都是肌肉發達，體格異常健美的。

像這一類的戲真是最配年青人的胃口，所以一次戲單，有連續演至半年一年的。至

於佈景的華麗，十多年前上海看見過的萬花團倒有一些相像，可是也還不及她百分之一二。

我奇怪像這一類的戲，爲什麼不搬演在銀幕上來，否則世界上的每個角落裏，倒都可以欣賞一些人體的真美。或者這種戲，用風化眼睛去看，多少認爲反禮教的。巴黎或者者因爲藝術發達到了普遍故緣故，才一切成爲平淡，我想這倒不是太誇張巴黎的話。

(註)近代法蘭西大雕刻家羅丹，作品莫不充溢着活氣。他畫室內雇用的人體，大都是赤露着各事所專，這樣，可以看出她們動的肌肉的自然變化。

漫話文藝家茶會

這裏所說的「茶」會，當然並不專指着「茶」；但也不一定是「咖啡」。

歐洲有一派頹廢派藝術家，他們把一種以苦草葉汁製就的強烈性的酒飲着，以求刺激。他們感到平淡的生活，不夠滿足，從辛辣中，才會體驗人生。

——乾杯，路伊司。

一陣醜惡的酒氣，夾着雜亂無章的狂笑。假使你在巴黎的話，包你會在蒙馬爾忒喇 Montmartre，或則蒙巴那司 Montparnasse，這些區域的酒吧或者咖啡肆，從一張厚玻

璃窗中，飄揚到街心，震蕩到每個行路人的耳鼓裏，誰也會迷迷胡胡增加一些興奮。

要是在藝術最高學府，那也是巴黎美術學院附近的幾條小街的幾個小咖啡店裏，更是充滿着青春，活躍，有點純出天真而近乎有些放浪，不，放浪是我國內名流，狂歌寄意，或感慨系之，有點消極性的行動，用在這個場合，多少不大合式，不若你說「野性」，或是羅曼斯，或則更是盧騷主張的「返原始」，倒來得妥貼一些。

從世界任何角落或是他們本國的青年，每一個青年，要是加進這個最高樂府，在你把一些難關部解決了以後，最後的一重，才是真正的難關了，就是你得在你將與合夥的伙伴前，顯一回醜。要是你不會歌的，那最好，不會歌的歌唱家，才夠味。

脫去衣服，扮一回義務模特兒，要算許多鬧法中最兇的一齣，也是新伙伴認為最苦惱而老伙伴認為一報還一報最快樂的一個玩意。不消說得，這個玩意不會在咖啡店內舉行，大多數總是在教室。聽說雕刻班教室特別鬧得兇，差不多沒有一個新夥伴會漏網的。但是自己把衣服一脫便一齊脫光的竟是沒有，那末多數總是許多人圍着剝。

我進去的一個教室，到底還來得文雅些。在我不過看見一二次，一次是一個會講英

國話的他的母親是美國人而他是法國人，和我很相得的，真的被剝了一次。另外的一次，是一個出着矮鬚子的西班牙同學。

女同學的被男同學插在上，那是算最普通最便宜的事了。

出過一回醜，以後才有資格出他人的醜。這是宗教上的果報。最合於物理的循環律。

蒙馬爾忒喇大街，很有幾個像樣的咖啡館。椅子多的有千多把，內面有畫家，有雕刻家，到底不像孩子們那樣的吵鬧了，大都總是文謔謔地聚談着。

蒙巴那司有幾個藝術氣味很濃厚的咖啡店，有好幾個衣服穿得並不像樣的，倒是世界第一流的有名畫家。

在藝術之都的巴黎，咖啡肆多得使任何都會裏的人不敢相信，成羣的藝術家每天在小咖啡店敘會着，成萬的傑構，就在這些咖啡店構思，作草圖，以至於完成。

那些咖啡店，好像特地為畫家開的，沒有錢的窮畫家，白吃幾頓咖啡，店裏的老闆

，會得不要你破費，有時還肯把錢借給你。

咖啡館不一定連帶有跳舞，連帶有跳舞的，許多和模特兒或者和黑着一圈眼眶的土娼，種種底羅曼諦克，便會發生起來。

在近代大雕刻家羅丹的屋子裏，至今還保存他生前會友的一間。巴爾扎克似乎頂喜歡飲咖啡，他的起居室內，還保有一套咖啡具。

奧倫達旅舍之一夜

這一晚，或者便是我最值得留戀的一晚吧！

人生的意味，少女的溫情，橄欖般的回味，夢幻般的追懷，直到現在，恐怕也會直
到我最後心跳的一分！

——西烏

——西烏利娜

我們三個人——老張，葉和我，坐在Olanda餐廳的一角，開懷暢飲着葡萄酒，吃着
我們最愛吃的麥加洛尼。

我們很奇怪今天晚上，怎麼多着這許多座位，餐廳的中間和靠入門處近牆的一面，列成二行長桌，潔白的檯布上，放着十分美麗的許多白色瓷碟，光耀奪目的銀色刀叉，像交着手的仙女互相地挽着。

「今天多了這許多座位，不知有什麼貴客？」老張首先發現地說。

「管他呢！我們多加一些牛酪在麥加洛尼裏，這意大利挺有名的牛酪。」葉老是微笑着說

軋松 (Garçon) 剛端上三盤菜來，一羣足聲，伴着一陣笑聲從入門處擁了進來。這分明是一羣少女的笑聲；這也是世界上一切少女，不分種族，不分國界，看見任何事情，即毫無意義的，也會大笑不已的笑聲。

她們穿着一樣的淡藍色的衣裙，黃金似的髮，分披在額前耳際，更顯出爛漫天真，她們的中間，雖也有太胖了一點；但她的活潑，是誰也不可及，有些是雖然細瘦，但是她那種超然出世狀態，真是在拉發爾的畫上纔會有此童貞聖潔的表情。

她們瞥見了三個異國人種，不約而同的視線都交集在我們。

一個鄰近在我們座位，微圓面龐的少女，就開始和我們閑談：

「你們是東方人麼？」

「是。」

「日本人呢？」

「不，中國人。」

「你們到意大利玩的嗎？」

「是的。」

「你們對意大利的印象好麼？」

「很好，我們很榮幸地瞻仰著教王；同時還參拜過但丁、拉發爾之墓；文西、蒂相、米蓋郎治的大手筆；披薩、米郎、那波里、凡尼司、佛羅倫司之勝；飽覽了你們光榮的許多遺產呢。」

不得了，她們聽到了我們滿意於盛讚，何況又是出於異國人之口，她們的高興，她們的熱情，真是我現在還深深地鑄在腦際。她們鼓着掌，表示接受了我們的盛意，同時她們也答着說：『我們也很愛中國。這美麗的東方。』

愈談愈熟了，西方少女，不似東方人的拘泥，她們告訴我們意大利美麗的風景，她們告訴我們意大利簡單的方音；她們跟着告訴我們『西烏』便是英吉利語中的密司脫，『西烏利娜』便是密司；她們純天真地歡笑，她們小雀般的活潑。

在她們的答話中，我們知道伊們是意大利南方的一個女子中學的學生，她們也是到羅馬來憑弔古蹟，是一個照例的修學旅行。

晚膳過了，我們便各自歸室，那知她們推了代表，說是開會歡迎，堅邀我們參加，我們真是受寵若驚地加入，不要減少這一輩異國少女的清興。

一間華燈明亮的會客室裏，我們三人，便被包圍在一羣唧唧如小鳥的少女羣中，她們坐着，立着，斜依着，更跳舞着。在祖國一向拘束的我們，到了這時，真有些手足無

措。她們彈奏着鋼琴；她們歌着美麗的許多名歌；一位年青的唱歌教員，更美麗得像蝴蝶，活潑得像黃鶯一樣的指揮着；表現着；一曲歌罷，我們便報以鼓掌，笑聲滿室，而她們的歌興也愈豪。壁上時計，不知不覺地已指在十二，別歌乍起，聲調便轉入悠揚而微顫，這時，我們的心旌，真不知飄向何處去？聽說她們於翌朝便要離羅馬而到勿羅倫司，這片刻的歡聚，在時間方面，不過占着短短的一段，或者將深深地永留在這三個寂寞的旅人——我們。

最後，她們分酬我們一束鮮花，她們更蜂擁在我們的周圍，一一為她們簽名，這是她們唯一的最後要求。

我們真有些應接不暇，除着簽字，更沒有別的，以贈答這一羣異國少女的純潔天真，我們祇有誠懇地接受了她們底摯熱真情，默祝伊們生長在美麗的樂土裏，永遠地活潑青春。

「意大利名畫志略」緒言

意大利名畫，不像其他各國一樣地集中在一個或幾個美術館裏，或者一個或二個大城市中，可以一覽無遺的。所以要欣賞意大利名作的話，一定要像發掘寶物一樣的需要各地甚至一個小市鎮去搜求，而且意大利藝術的全部傑構，如果不於描在牆壁上的 *Frescoes* 或裝飾畫中去着意探尋，往往是無從發見意大利藝術的偉大與美麗。

意大利藝術，有其一貫的作風。我們試追溯於比尚丁 (*Byzantin*) 時代或者更遠於這個時代的許多藝術【註一】其表現雖覺生硬，缺乏感覺，而幾乎全屬宗教與原始意味的裝飾畫或雕刻品所占據，【註二】但意大利藝術繼續不斷於傾向人類實際表現的態度，在

十三世紀的比尙丁時代時，已漸見其端。

當十四世紀初期，意大利藝術幾乎完全脫離生硬，板滯等的感覺，及以一種宗教形式的意味，開始作人的描寫，而表現出精神來，代表這時期的作家如 Guido，如 Duccio，他們繪畫的特徵，顯然逐漸脫離於畫面上的記號式的或者只是敘事式的描寫，開始作有官感，有生氣，而更有如戲劇般地傾向於實際的生活起來了。就以當時風尚的「聖母抱子圖」來做一個例，十三世紀前的作風，大都是祇描寫一種「神」的生活，生氣全無地好像僅祇有一個靈魂，至十四世紀後，始顯然露其「人」的讚美，與「生」之溫和了。

十四世紀意大利，有兩個主要學派，為意大利藝術的主幹。其一為佛勞倫司派，另外一個是西愛那派。這兩個學派的特徵，雖然很不容易與十三世紀的作風，劃出一個顯然的鴻溝，但至少限度，我們於十四世紀早期 Cimabue 的大弟子 Giotto 底作品上，可以見出一個新的啓示，推動整個意大利藝壇——從 Ventian 到 Napolitan。Giotto 雖生當一二七六年頃，但他的藝術，至少影響到十四世紀而一直不變。Giotto 真的是覺

醒意大利藝術的第一人。

復興期的意大利，對於人類文化，有着很重要的貢獻。代表這時期的作家，燦然如日月經天。初期如佛勞倫司派之勿拉安日黎柯、麥撒西屋、黎比父子、曼鐵納、鮑蒂塞黎、杜米尼哥、梵洛希阿、凡尼司派之法郎西四加、尙顛依、奇奧皇尼、安托納洛達梅西諾等，尤以十五世紀末葉十六世紀初期的雷奧納達文西、米克郎日、拉發爾、蒂相、打篤來篤、梵洛乃滋……等，他們的作風，完全脫離中古時代的矜持、保守、與默尙經典的習慣，而進於依戀人生的傾向。故無論其在構圖、色彩，俱表達真實的意義，以求形之和諧。此時有名傑作如曼鐵納所作的「原野之舞」，鮑蒂塞黎所作之「春」，克累帝所作的「裸體的美神」，是尤著的例。

我人盡知意大利藝術，自法郎西四加以後，畫面開始有明暗、陰影之分，人物開始有肌肉的解剖。自安托納達梅西諾以後，開始在畫面上使用油彩，自烏千羅 (Paolo Uccella) 以後，畫面始有活潑生動的構圖，景物始有遠近。然此等僅爲方法上或材料上之

改變，尙不能引起我人絕大之興趣，我人所引爲絕大之興趣而予以重視的，乃在於在此等偉大的傑作中，開始有人類的溫情，實際之感情是。

我人試一觀在這時期的畫家，如麥撒西屋的「天堂被逐」，黎比的「聖母加冠」，郭查禮的「Noah and his family」，奇奧皇尼的「美神之臥」等等，或則幻想天堂，表現人類的悲劇；或則讚頌母愛，描寫安詳聖潔的人類愛。又或以實生活啓發生之留戀；以音之旋律，表現顫動的美。

近代藝術，只要不過分在形式、結構、色彩幾方面，過意誇張或超越常道的話，總常有一個不變的歸宿點可循。藝術的派別雖多，他們的出發，雖各有不同，但追溯各派的起源，總不能逃越這一條好像已經成爲歷史常軌底意大利藝術迹途。偉大的意大利藝術，是將永恆不變地爲人類文化之源！

前歲，海上美術界，有「歐洲名畫印展」的舉行，不佞曾刊「名畫采訪錄」一種，將歐洲自文藝復興期至近代期止的名畫，作一概視，爲當時瞻畫者作一參攷。因其中頗

多爲各美術史所未道，如各大家代表傑作的歷史，及原書製作歲月，與現在保藏何處等，故出版以後，頗爲藝術同人所重視。不過因當時付印匆促，遺漏甚多，而且於最重要的意大利名作一部，不能作更詳盡的記述，每引以爲憾。及今重閱一過，益覺於意大利的一部分，有增加補充的必要。要是時間能夠許可的話，很願將這一點增補起來，聊補以前疎忽，藝術同志，或亦樂見其成吧。

(註一)最早意大利的繪畫有多司加尼派(The Tuscan school)，時期當十二至十三世紀頃，畫家包括在勿勞倫司、披利、羅加、西那等地。

(註二)意大利當十二世紀前，所謂藝術，僅爲一切書籍、什物等的裝飾，還不能獨立一門。我們常可以發見一本聖經或手抄本，用金銀五彩絲綉飾得很精緻的。更遠於這個時期，表現感情的，大都附屬於粗陋的雕刻品上。如在 Pisa 的古教堂中，還可以尋出一些代表那時期的雕刻藝術品。最早的一個，就是：「基督釘於十字架上」，爲一木刻雕，然這個雕刻，有異於現在之處，是雕的部分，並不引刀刻鑿出來，而以色彩塗加其上。換言之，即以色彩，繪描在一個立體之型而已。這種藝術，無疑是非常笨拙與原始性的。

歐洲之花都——佛羅倫司

在歐洲的各大城市中，藝術的寶庫，當然要推巴黎和羅馬；但是凡尼司（Venice）和佛羅倫司（Florence）也蘊藏着無限量的，舉世所寶的許多藝術。——我尤愛佛羅倫司。

佛羅倫司，我不單愛好她的藝術，她的「美」；同時我更發見着「愛」，發見愛的真諦。因之我對於「美」感到更滿足；對於藝術，更覺得它的偉大。

當我踏着佛羅倫司古老的街上，和詩人但丁遇着辟婀托莉司（Beatrice），一見鍾情的那條橋上，我便發覺人生有一個「愛」字。辟婀托莉司和但丁的會面，只是這一次；

僅有的普通的一次。而但丁私心嚮往之深，就從這僅有的一次後，一直到他的畢生。他曾經爲這個愛人而顛倒，他也曾爲她而瘋狂，直到以後，他再也沒有發見過衷心愛慕的愛人。辟婀托莉司和別的男子結婚了，辟婀托莉司逝去了；但丁只是熱愛着。但丁愛着的什麼？但丁愛的收獲是什麼？我不知道。我讀了但丁的「新生」，和他的「神曲」後，纔知道了愛的偉大；我踏到了這芬芳馥郁，充滿着愛的，藝術的花都——佛羅倫司後，我纔領悟了愛的真諦。

佛羅倫司有了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愛；這樣一個驚天動地的大情人，自然囉，藝術的產生，遂蓬勃地怒茁着。舉世大藝人文西，拉發爾，米蓋郎治等，更是靈根所孕的奇葩。唯有愛纔會產生藝術。尼采說得更透澈，他說：「愛就是美」，「美和愛是神祕地統一的」。本來，一個世界或一個人生，一脫離了「美」，便會感到生活的枯燥；如果一離開了「愛」，還像甚麼世界呢？

我瀏覽於佛羅倫司的幾個偉大的美術宮，我躑躅在佛市的街頭，我也登了阿偏年的

山巔；我更呼吸着當年但丁，文西，米蓋郎治，拉發爾，所呼吸過的空氣後，一切的痛苦，憎惡和失望，我都渾忘了，我願把我的一切，常寄在這古老的佛羅倫司市中。

我沉浸在這古老的市中，留連在這許多偉大藝術之前，但丁給了我「愛」的啓示；拉發爾給了我「美」的安慰；米蓋郎治增強了我做人的勇氣，踏着人生的道途上，大着膽向前邁進；至文西之作，博大沉雄，元氣充實，禮讚至此，彷彿我已窺到了整個的世界，統治了我整個的心靈。

「青春易逝，愛情是長存的」。「愛的力量，是何等偉大」。「真的愛，是不會豫想到什麼收穫的」……這些理論，我於遊佛羅倫司後，彷彿常在我的腦海中縈徊。

「生命是短短的，藝術乃長的」。「愛是產生藝術之胎」。「一個藝術，一離開了愛，充其量，祇成一個木質美人」……這些理論，同時又在我羸弱的腦海中衝撞。

我遊佛羅倫司市——但丁給了我「愛」的啓示，拉發爾給了我「美」的慰安……。

倫敦行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巴黎中國留法藝術會同人赴英參觀各美術館，兼遊諸名勝，余適奉國內來書，得家母噩耗，消息傳來，悲痛萬分！惟以行期既定，並一切手續均已辦妥，未便中止，忍痛往遊。此行共計二十二人，男女各半，一路因甚熱鬧，國外得此同團體旅行，亦甚難得。上午十時，自巴黎乘車至提泊（Dieppe）下午一時許渡英吉利海峽，四時半，抵英境奴海文（Newhaven）舍舟登陸，改乘火車，英國火車，向聞極爲舒適華麗，今信其不誣，其三等車，較國內之頭二等，有過無不及。六時抵達倫敦，於燈光燦爛中，履此世界大都會，時中華協會張君，中國藝展唐祕書等均赴站歡迎

，乃分乘汽車直抵寓所。翌日上午參觀大英博物館，中以希臘雕刻爲最名貴，聞大戰前後，曾遷於地下層密室，保藏多年，其重視可知。是館收羅畢備，自上古迄今，世界各洲之珍奇異物悉收集無遺。我國之瓷器，書畫，亦爲該館重要陳列之一。宋無名氏之雙鵝圖，望之奕奕如生，與歐洲古代諸畫，同一準確，足見我國古代藝人，已重寫生，近時每有視中西畫爲二途，中畫重意，西畫尙形，實則「形」「意」俱爲藝術中之主要生命，無分中西，莫不皆然，安有離形意二者，而尙得稱之爲藝術哉？另有一部，陳列木乃伊，計二大室，縱橫於玻璃櫥中者，皆數千年前人類之遺蛻也，中有一女形木乃伊，*Minimy of a Lady of The Roman, Period C.120B.C.* 係紀元前之物，古代保護遺體，似已具有科學方法。既至圖書館，是館有世界第一圖書館之稱，藏書宏富，我國亦有珍本被藏者。下午至中國藝展巡禮，會場卽久聞盛名之皇家畫院，地處倫敦熱鬧之辟加迪蘭街，由唐祕書及邢宋二先生領導參觀，逐部說明，得以審知此次出品，半由國內運來，半係由各國公私博物館及收藏家借給運來的。時會場中悉爲白色人種，見余等，爭

先出手冊囑簽名，以留紀念。是會陳列，以時代分室，自商周以迄有清。銅器、雕刻、繪畫、玉器、陶瓷器爲主要陳列。書畫懸掛壁間，上均以玻璃巨架罩之，可云珍重備至。是晚應該會鄭特派員天錫之邀，歡宴於順東樓中榮館。二十八日爲英皇奉安之期，同行者於天未破曉，卽至熱鬧街道，一觀盛典，余以心緒不寧，並未偕行。十一時往訪熊式一先生，不遇，晤蔣仲雅先生，知熊先生適抵新大陸，導演其傑作「王寶川」，並知王寶川一劇，在倫敦開演歷二年，不衰。歐人近對東方藝術之興趣，異常濃厚，觀於此次倫敦藝展參觀者之盛，與王寶川一劇若是之哄動，益足見信。今日全市停業，各公共場所，均不開放，以無可遊覽，乃約輕鼎，田友，紫歟諸兄，遊倫敦橋。時下午三時許，大霧瀰漫，對面不見人，路燈雖明，若覆薄紗，減其威力。倫敦大霧，素耳其名，惟霧至此，實出意想之外。旣而遊塔橋而歸。二十九日晨起後，大雨滂沱，倫敦氣候較巴黎更壞，連日有霧，且連日有雨，島國天氣，良有以也。九時半至國家畫廊，陳列豐富，自意大利諸畫派迄歐洲各國之畫，莫不畢辦，足以媲美巴黎之露佛爾宮。下午

至Tate美術館，此館收藏多近代諸作品，Turner之畫，幾陳列滿三大室，畫面蒼茫沉寂，觀其畫，如讀太白詩，其用色薄而堅實，尤富感情，「老艦」一幀，即陳列其中。另有水彩速寫，可數百幀，俱活潑自然，著筆不多，均有恰到好處之妙。此行專為讀英國風景畫而來，視此數室，真快如九鼎之珍，徒咀嚼一瓣，有不忍下嚥也。Turner一生作畫甚多，觀其記載，有一萬九千餘幅，單色畫尚不在內。其努力之精神，殊足為後之學者所應取以為法。繼而觀擬欲拜訪之英現存名畫家Philip Connard之畫，其Summer一幀，表現少女數輩，正沐浴於大自然中，全幅殊輕快動人，其色彩有明媚溫和之感，充露人間之愛，而具有如音韻之低吟者。我讀其畫，我知其人矣。晚膳後，同人等偕赴中國大使館，參謁中山先生之倫敦被難處，（即三十三年落花夢中之所述者，）室僅如斗，想見當時中山先生被閉時之慘酷，而流芳人間，亦足為此室幸焉。室中懸中山遺像及其墨跡，桌上置其遺著三民主義中英文各一冊，並來賓題名錄數鉅冊，中外人士，俱有簽名，余等亦各列名，以誌崇敬。聞是室昔實簡陋至不堪言，且鄰廚室，近乃粉刷一新

，廚室亦已他遷矣。聞此使館地址，刻由政府收買，俾得永久保留，以垂不朽，肅閱數分鐘而出，時大雨如注，冒雨歸舍。三十日上午九時，由寄宿舍出發，先後至倫敦博物館，維多利亞美術館，科學館，地理館，英殖民地博物館及 Wallace Collection。以上數館，距離甚近，故能於短時間中，得得以忽忽觀其大概，如詳細參觀每處，恐十日一館，尙嫌不夠也。倫敦博物館陳列各種標本至富，分門別類，飛禽，走獸，水族，昆蟲，礦石，以及下等動植物，應有盡有，中有古代動物雷龍之骨，長可數十丈，昂然室中，洵屬奇觀。每一部中，又分若干門類，如水族部中，另有鯨魚一室，可數十鉅尾。最美麗者，莫過於海洋部之各種魚類及昆蟲部中之蝶，礦石部中之寶石，五光十色，引人注目。微生物部有專設之顯微鏡，可以任人觀閱。維多利亞美術館中以拉發爾之壁圖畫稿七鉅幅，爲最名貴，其他亦皆爲各家之精作。科學館則陳列各種機械模型，可以任人試驗。地理館則置有各地風景模型，宛然如真。英國殖民地博物館則陳列英國殖民地之風景，人物模型。Wallace Collection 陳列歐洲各國諸畫，多近世紀之作，悉係精品

。如華圖的「更衣室」等均任焉。是日參觀，均以時間所限，不能詳細觀覽。余謂博物館之傑出者，當應推法之露佛爾，然每一博物館，均收羅至富，井然陳列者，則法不如英也。晚九時，郭使招待余等至帝國劇院觀英國劇。三十一日雇遊覽車周覽英倫著名勝地，八時出發，先後至倫敦塔，皇宮，國會，Westministes Abbey, Tate 美術館，海特公園，植物園，Hampton Court 皇宮等處，均如走馬看花。經使館，入內，晤郭使並張彭春李四光二先生，張李二先生，係來英講學者也。略話片刻，即在使館前留影數幀而返。晚邀連日招待余等之諸先生，茶話於中華協會。二月一日，晨起後，余獨往國家畫廊，並肖像畫美術館，是館陳列，均為英國歷史上有名人物之肖像，悉為油繪，弈弈如生，有半身，有全身，有一人一幅者，有數人合繪一幅者，亦有數十人數百人畫在一幅者，莫不畢肖，背景均實有其地，實有其事，漢之功臣閣與我蘇之五百名賢祠，彷彿類之。惟一則富麗堂皇，吸引觀者之目，一則徒鈎勒其大意，不能引起觀者之注目。安得亦有此大規模之宏力，將全國名賢聖哲，名將名王、淑女佳人，發明家，文藝家，以

及有功於國家者，聘優良畫家，一一爲之造像，或摹其容貌，或更繪其史跡，陳列一館，我知瀏覽於是者，必能追念前賢，奮發向上。此事較造石像銅像爲容易做到，較鈎勒於石碑上者，亦有生氣，以有色彩爲之助。我於英肖像畫館觀英王亨利，名將惠靈吞納爾遜，詩哲沙士比亞諸像，覺威德巍巍，照耀寰宇，不可逼視，不徒低徊嘆賞其藝術已也。十時許參觀皇家書院。晚赴中國留英學生會招待余等之茶舞會，賓主盡歡。二日，晨起，整理行裝，乘舟車返巴黎，六時抵達寓所。連日奔波於霧城中，今返巴黎，恍如已返家國，覺甚親愛，法國有『各人之第二母國』之美稱，今更信其爲然也。

後記

文藝家的困鬥——遊歐感言

沒有困鬥的精神，它的成就，往往不會達到，而它的事業也可想而知。古希臘有一妄人，他見所畜的蜜蜂，日飛行於維利太史的山中，往來勞苦，他就把蜜蜂的翅膀剪掉，集花於蜂巢的側邊，然而告訴我們的結果，正和他的預期相反，數千萬的蜜蜂，不能釀出蜜糖來。

因之我們便會明白，成功的代價是辛勞，傻子般的行爲，並不一定是浪費，自作聰明的，它的結果往往正相反。

巴爾扎克有文藝家的獅子之稱，也被稱爲文學界的拿破崙。他每天工作十五至十八

小時，幾乎占據他整個時間的大部分，他承認自己並不有天才；他偉大的成就，顯然是從他的辛勞中得來的。佛羅倍爾寫波華荔夫人（Madame Bovary）寫了十六年，修改整理不知經過若干次。他每天從事創作十小時，歷二十年，但他的作品祇成四部長篇小說和三篇短篇小說。托爾斯泰作「戰爭與和平」，作了七年，修改七次，才完成這部蓋世的傑構。風景畫家泰納畢生之作，多至一萬九千餘幅，其「老艦」一幀，亦費經年之苦心以成之。

藝術評論家羅斯金敘列諾爾滋（Reynolds）之言曰：「勿恃汝之天才，汝之才能惟勤勞，方有進步也。」又云：「繪畫之事，與一切之事，皆必有卓越之力。夙興夜寐，必以全副精神集注之。凡一事業，無有不困難的，予之祕訣，唯精勵刻苦。」列諾爾滋為英國的著名大師，他的藝術，表現獨特的英國紳士作風，故畫面絕無一些苟且取巧，我們觀於他的言行後益信。

歐洲文藝復興期意大利大師文西（Vinci）修正一幅作品，以一生的精力集注之，他

的從事於「聖晚餐圖」一稿，以三年六月始克完成。米克郎治（Michelangelo）研究解剖學十二年，然後成蓋世的許多偉大雕刻，他的計劃西司丁禮拜堂，經歷七年的歲月，中宵蹶起，以竟其功。

遊羅馬的沒有不驚嘆聖彼得大寺有一鉅大的壁畫，其法乃不用油彩或其他顏料而以五色寶石鑲嵌而成，精絕妙到，幾與用筆墨畫出來的分不出兩樣。據導遊的告訴，此畫係繼續四位名手所作，三人都盡其一生為這畫努力而死，至第四人始完成這幅鉅製。

藝術的生活，何嘗不就是戰士生活，沒有前進的勇氣，他的藝術往往會表現萎靡而衰退。但丁、拜倫、文西、拉發爾、米克郎治、裕歌、羅丹、巴爾札克、幾每個作家都是勇往直前作戰的勇士。他們歌哭所成的許多藝術，何嘗不就是戰士熱血奔放所成的史跡！

生活的桎梏，對於藝術家，愈緊張，愈壓迫，他的成就，會出乎意象而愈工，愈有力。許多大傑構，大製作，大多數是藝術作者貧困時的產物。佛蘭米許畫家呂鵬司作了

宮廷畫師後，他作品的大部分，幾盡是他生徒的代製物，因之其代表傑作，絕少在他作了宮廷畫師之後的作品裏可以尋到。法畫家米葉，他的一生，盡瘁於田園生活，生前他幾乎沒有想到他的作品可以估價出售，而其畢生的貧困也可以想見；但他的不朽的傑作，如「牧羊女」，「晚禱」等，終會被人發掘出來的。

百代樂聖悲多芬，明白他的製作，是從痛苦裏產生出來的；所以他曾經說：「歡樂是從痛苦中生產的。」

巴爾扎克更怒吼着，一切藝術並不建築在功利的行爲上的。藝術作者不期待如商品一樣的善價而估，他們只是今日工作，明日工作，永久的的工作。他警誠似地對世之一般藝人這樣說：「一切的勞作之爲藝術的法則，正如他之爲生存的法則一樣。」

拿破崙常常誇耀他的軍隊，不在堅甲利器，而在乎他能夠困鬥。困鬥的生活。正是人類最光榮，最有意義的生活，英畫家譚慈（Watts）至八十歲，尙開始學德語。白種民族至今猶很多耄而好學的。

不息的勞作，是藝人唯一的至寶。我們要具堅強底自信，我們要在藝術的坦坦大道上，謀文藝的向前猛晉，文藝是我們奮鬥向前唯一的伴侶。

我們要今天工作，明天工作，永久爲着藝術而工作。

執着文藝聖火的火把，爲着文藝而困鬥一切。

「天才可恃嗎？」

在文藝的世界中，絕沒有「天才」兩個字的。

精裝本每冊售百元